

尋尋覓覓 飛盡天涯 何處是我

# 深情的港口

寫盡人世滄桑

蘇雨婷

只為一癡情



# 深情的港口

小說族叢書  
269

蘇雨婷著

 新時代書報集團

精美出版社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深情的港口／蘇雨婷著．——第1版．  
——臺北市：精美，1994〔民83〕  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小說族叢書  
；269）  
ISBN 957-716-121-9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6418

## 深情的港口

作者：蘇雨婷  
發行人：朱凱蕃  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  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  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 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  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  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 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4年8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  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21-9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  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  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  
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黑夜裏

你晶亮的眼

彷彿一顆辰星

指引著我

向你奔去



## 一份感動

蘇雨婷

作品完成時，正巧又過了一次生日，又長尾巴了。

今年生日，竟收到了一份意外又感動的禮物。

那是摺了一罐子的星星，看起來真的好像在寫小說，但這是千真萬確，連我都以為自己在作夢，為那一份心意而感動。在此，想再對那位相識七年的老朋友，說一聲謝謝，不管將來，我將會收到多貴重的禮物，那將是我最難忘、最珍視的一份。

千里送鵝毛，禮輕情意重。也是這種感動吧！

有什麼東西，能與人的心意相比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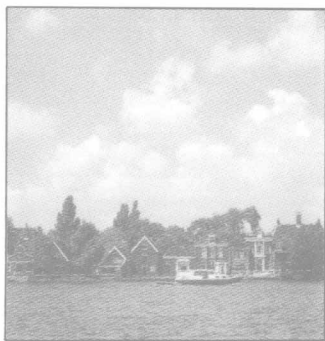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深情的港口》裏，寫齊敖楓的深情，寫宋子健的無私，寫女主角陸漪澄的幸運。

她是個幸運兒，竟同時得到兩個男人如此偉大的愛情，兩個只想付出卻不求回報的男子。我不知道世間是否真有這樣的愛情，愛又是否一定要佔有？

大概，我天性是個大女人，我覺得女性不一定比男人脆弱。爲什麼受傷的總是女人？基於這種心理，我愈來愈不願去寫弱不禁風、不經人世的女人，那根本是對女性的一種污辱。

所以，在寫過的幾個男主角：龍凱翔、程璟綸、卓風、葉士、韋浩揚、韋逸杭、韓煜煒、陸辛，以至於本書裏的齊敖楓、宋子健，全都是那些肯用深情等候的男子。不曉得這樣，是不是把天下男人美化了呢？

深情的港口







## 第一章

飛機已經降落在跑道上，漪澄知道自己終於回來了。

台灣，這塊小得可憐，在世界地圖上根本就找不到的小島，卻是她的家鄉、她的驕傲。當年她怎麼捨得離開？天曉得，她有多想念這片土地！

七年了，她幾乎忘了它的味道。

她一直覺得自己夠瀟灑。當年她揮揮衣袖，毫不留情的離去，沒有帶走一片雲彩。

可是，不管這七年發生多少事情，她卻沒有一分一秒不在想念這片土地，畢竟，這是她成長了二十年的家鄉。

月是故鄉圓。

儘管近鄉情怯，但她終究還是回來了。

是子健促成她這次的歸國，他的鼓舞，消弭了她的恐懼，為她的歸來增添了不少勇氣。她一直都明白，遲早她會再回來；可是，卻已歷經七年。

她突然好想見見那一大羣親朋好友。

婆婆是否安康？妙妙該長大了吧？！

如貝、梁文笙是否恩愛如昔？他們的寶寶該有八歲了吧？！

夢欣結婚了嗎？是不是有好幾個孩子了？還有敖楓——

敖楓好嗎？他可能已經結婚，兒女成羣；也可能……

漪澄甩了下頭，答案是什麼都不重要了。她已經回來了，不是嗎？有什麼比這更重要？



「夢之家」PUB 位於東區的台北街頭，已經有十年的歷史。老闆當年不過是個十七歲的小女生，現在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咪。

週二的下午，正值上班、上課的時間，店裏顯得冷清。

漪澄點了一杯啤酒坐下，她純粹是來這兒碰碰運氣，沒有想到「夢之家」還在，十

年來也沒有多大改變。

依稀還記得「夢之家」開張的那一段日子，那一年，他們都好年輕，有的是不怕揮霍的青春。他們可以瘋狂、可以任性，甚至不怕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。十年了，當年，任誰也沒有料到「夢之家」一開就是十年。

一個熟悉的身影從漪澄桌邊走過，她下意識的喊道：「夢欣？」

那人聞聲回頭，見到她以後，張大嘴，整個人愣住了，久久才恢復過來。「漪澄？真的是妳，真的是妳嗎？妳回來了！」言語間難掩她的喜悅。

「可不就是我？」她以慣有的灑脫解開夢欣的問題。

兩個久未見面的老朋友對視了一會兒，夢欣方記起自己不需要罰站。坐定後，她急切地問：「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「昨天傍晚的飛機。」

她拿起桌上的菸，遞給夢欣，舉手投足間，顯現的仍是七年前的個性。

夢欣比了一個制止的手勢，「我戒掉了。妳請便。」

「戒了？」看來七年的變化確實很大。

夢欣笑著解釋：「有孩子以後我就戒了。抽菸對孩子不好，我老公一天到晚在我耳邊嘮叨；他是醫生，覺得什麼事都有害健康。不過，他真的對我很好，妳一定要認識

他。」

「妳現在真的是一臉幸福女人的樣子。」她點了一根菸，「孩子有多大了？」

「三歲了，是男孩子，頑皮得要命。」

「如貝呢？她和梁文笙——」

「還是那個樣子，恩愛之情不減當年，寶寶都有八歲了。」

漪澄不禁牽動嘴角，露出了笑容，往事回憶起來真是好甜蜜。如貝和梁文笙從國中就開始談戀愛，高中一畢業，兩個人就不顧雙方家長的反對，執意結婚。「想當年，全世界都不看好他們這一對，認為他們遲早要分開。」

「可能真像梁文笙說的，他們兩個是十輩子前就約好，注定做夫妻，永遠不分開。」

「爲什麼不再生？寶寶一個人太寂寞了。」

「如貝不肯，梁文笙也說生小孩太辛苦。他們兩個有寶寶就滿足了。幸虧現在有我的小恩陪寶寶玩。」

「我乾兒子唸小學了吧？」

夢欣想想，也感嘆歲月不饒人，「寶寶都已經三年級了。」

「真是好快。」

聽了這話，夢欣不由得怨道：「快得妳乾兒子連乾媽長什麼樣都不知道。」  
漪澄了解這一聲責備中，包含了多少她們的友情，七年來，她沒有寫過隻字片語，音訊全無，也難怪夢欣會這樣子說。「妙妙呢？妙妙怎麼樣？她在工作了吧？」

「她在齊氏幫我哥，是敖楓的祕書。」

「那很好。」再抽一口，她把菸給熄了。七年來，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妙妙，如今，總算可以安心。「大家都很好。」

夢欣瞪了她一眼，刻意去挑起她不願去碰的問題。「妳忘了問一個人。」  
「是嗎？」漪澄掩飾她起伏不定的情感。

「我哥呢？妳不想知道他怎麼樣嗎？不想知道他好嗎？難道妳一點都不好奇？」  
漪澄別開臉，她確實不想知道。她一點都不希望知道關於他的任何事。「我哥哥現在大概兒女成羣吧?!」

夢欣難以置信的望著她，雖然明知她是故意這樣問，卻沒有辦法不生氣。「他沒有結婚，他一直都在等妳回來。」

爲什麼聽到這個消息，她竟覺得釋懷?!

莫非，她的心——

她還愛著齊敖楓？還在乎齊敖楓？可能嗎？

七年前，她毫不留情棄他而去，遠走他鄉。任性得絲毫不顧慮她的悔婚對他的影響，完全不想他的感受；甚至於，把那一大羣親友及新聞界全都拋諸腦後，把一大堆難題全扔了給他。她怎麼還值得他去愛呢？他應該要恨她的，該找一個懂得愛他的女人，結婚、生子，擁有最平凡的幸福；他是那麼好的一個人，卻又為何偏偏遇見她？

她，陸漪澄，一個標準的大怪胎，做事往往不按牌理出牌，好的男人都不該看上她的。

齊敖楓，他是她見過最有條件的男人。在學校，他是最活躍的分子，文武雙全的他，風靡了整個校園，不知多少女生為他傾倒；畢業後，他進入家族的企業工作，短短兩年，便執掌大權，縱橫商場，投懷送抱的女人更是不少。他喜歡向工作挑戰，向自己挑戰，是一個十足的大男人，幾乎沒有女人可以激起他心湖的漣漪，唯獨陸漪澄……

世事難道真的一物剋一物？從不把異性放在眼裏的齊敖楓，任何事都拿得起放得下，卻獨獨對陸漪澄灑脫不起來。

漪澄和夢欣是國小便相交的死黨，所以，他也算是和她一塊長大。她一直是個很特別的女孩子，獨立、自信的她，一直都深深吸引著敖楓，直到她唸高中，才一步步陷進敖楓多年來一點一點所撒下的情網。

當他接下整個家族企業，將齊氏帶入一個新里程時，他向漪澄求婚，也不管她才大

二，因為他實在太愛她。結果……

他作夢都想不到漪澄會突然悔婚。青天霹靂還不足以形容他當時的心情。他愛她，為她瘋狂；她是他的生命，他的全部，然而看來，他在她心裏卻什麼都不是！

漪澄是一隻剛自毛毛蟲蛻變出來的蝴蝶，任何人也網不住她的心。敖楓沒有怪她，只默默將無限愛戀化作體諒，永遠，為她守候。

七年了……這隻歷經風霜的蝴蝶，終於還是飛回來。

「妳該了解的，沒有人能代替哥哥心目中的妳。」夢欣不得不為她可憐的大哥說句話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她真的很茫然。一個對未來、對生命都不能再渴望的女人，她能有什麼期待？！七年前，她放逐自己，像無主孤魂一般，從這國遊到那國，不為追尋只是飄泊。

直到她遇見……

這一次回來，連她自己都不曉得為了什麼。

是累了？倦了？或者是渴望一個避風港？

敖楓？他仍是她心底最深的渴望嗎？她能再對他存著幻想，當一切不曾發生過嗎？她能嗎？



夢欣看著她，雖有滿腔的怨言，卻不想再逼她。「回來了，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看看再說。」

「還沒有回家？」不然，她一定會知道漪澄已經回國。

「妳是我第一個見的人。」

夢欣決心用各種方式留住她。就算不為大哥，爲了漪澄這個閨中知己，她真的不願見她再飄蕩。「打算住在哪裏呢？」

「住在一個朋友借給我的房子。」她告訴自己遲早必須面臨這一切，必須面對所有人，也就不怕告訴夢欣什麼了。

「妳回來定居嗎？」

漪澄牽動嘴角，無奈的笑，「我從來不想明天的，妳應該清楚我的個性。也許會留下來，也可能我明天又會提著行李走了。誰知道呢？」

「我們都不希望妳的選擇是後者。留下來吧！有妳這個好朋友幫我打理『夢之家』，我會很放心的。」

「幫妳打理？」漪澄可不記得自己承諾過。

夢欣笑笑，動之以情的說：「我本來想將它轉手，事業、家庭我好難兼顧的，可是我們畢竟在這裏投注過多年的心血。妳也有出過一份力的。十年了，我真是好捨不得，